



便民疏通队“张老师”

□宋扬

厨房下水道又堵了。微信群一求助，朋友推荐了一位，说人好，收费合理。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半，电话打过去，师傅正在干活，问能不能明天来。不过那声音明显带几分接到新活儿的喜悦。我是事不办完必不心安的，一再要求他马上来。师傅犹豫片刻留下一句话：“等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电话打过去，对方居然“不在服务区”。我心里开始犯嘀咕：这师傅是不是不来了？说来不来，太不守信了吧？过一刻钟，我再打电话过去，师傅已经到了我住的小区门口。

推开门，一个瘦瘦的男人弓着背，背上的背篋好像不轻。父亲帮他卸下背篋时，背篋突然往下一沉，父亲赶紧用膝盖顶

住，说：“哟，还重哩！”这才看清了师傅的脸，干瘦，眼神柔和而不卑微。我转身取东西过来，他居然摸出一根烟，先让给父亲，又让给我，我们摆手示谢的同时又感到几分不好意思——应该是我们给他烟的，整反了，可是我家没人抽烟。

师傅点燃一根烟，边抽边查看堵塞情况。我真的闻不惯烟味，心想：你抽烟磨叽，就是要说价钱了嘛。果然，我还没问价，师傅先开了口：“我也不说120，收你100。”他接着说，“先说明，免得修好了再扯筋（扯皮）。”想想100元真的不多，我虽然不知道行情，但因为有朋友的推荐，就一口同意了。师傅猛吸一口烟屁股，掐灭，然后一件一件地从背篋里往外取工

具。那个电动的铁机器至少五十斤，还有捆扎成一圈一圈的钢丝。师傅先是用手把钢丝一点点灌进下水道。钢丝走了几米不动了。他开始启动机器，钢丝又继续往堵塞的地方钻。突然，哗啦一声，地漏处先前冒出来的水一下子被吸了下去，通了。父亲在一旁作惊讶状：“你的机器神哩！”师傅仰头不无骄傲地说：“前头有户人家，先找了个师傅没有整通，最后还是只有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比较过，当然也无从判断他是不是技术最好的，但他确实三分钟就解决了我家的大问题。师傅扯出钢丝说：“放点热水，加洗洁精冲。”水流哗哗有声，搞定。

就在我和父亲以为万事大吉准备打整卫生时，

师傅忙止住我们：“别忙，再走一道。”于是，刚才的程序又来了一遍。师傅还喃喃地说：“放心，我肯定给你整巴适，要不然过几天又堵起了，你还要打我电话说我没整好。”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没有足够尊重他，为先前等电话的不耐烦，也因为他抽烟时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有的不满。我不知如何感激他，忙要了一张名片。接过来，“便民疏通队”几个字很打眼，落款是——“张老师”。也许他的疏通队成员们来自一个家庭或一个村。这些都只是猜测，我只知道，在这样一个夜晚，有一个像父亲一样来自农村的老年男子，背着几十斤重的工具爬上五楼帮我家解了燃眉之急。

谢谢您，“张老师”！

油炸花生米

□王斌

油炸花生米是父亲的一道拿手好菜。小时，每年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父亲都要系上围裙，到灶房去炒一盘又香又脆，金黄油亮的油炸花生米。到吃饭时，父亲也最爱挑桌上的油炸花生米下酒。夹两个油炸花生米到口里，就端起桌上的小酒杯，两眼微闭，“滋”地抿一小口酒。悠哉游哉，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师范学校毕业刚分配到乡中心校那两年，我也经常吃油炸花生米。那时的我才20出头，刚刚参加工作拿工资。正应了母亲的那句话：富10天，穷10天，靠借贷过10天。具体来说就是，每个月月初刚发了工资，我花钱都大手大脚。三天两头的和朋友去“杀馆子”。而到了月末，包包里常常是连买包烟的钱都不够了。

手里没钱，就只有厚起脸皮回家向母亲借钱。说是借，可从来都是只借不还。母亲也拿我无可奈何，但钱还是要借的，大不了数落我一句：“你拆东墙补西墙，扯拇指头过日子，看你二天咋个办？”

那时，我和一个姓王的年轻老师要好。几乎每个周末回小镇，我俩都要到小镇上一家叫“全兴饭馆”的小馆子去“杀馆子”。每次进了馆子，照例是一人一瓶啤酒或是买瓶白酒。一盘凉拌猪头肉，一个油炸花生米，一个烧豆腐。有时还会多加份小白菜豆腐汤啥的。饭钱则是这次你给，下次我给。

这家位于小镇中街的“全兴饭馆”不大，炒的油炸花生米却让人跷大拇指。连那些路过的司机进了馆子，都喜欢点这道菜。每次去“杀馆子”，点了菜。胖胖的老板娘一闪身就进厨房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盘凉拌猪头肉，一盘油炸花生米，一个红烧豆腐就一一端上了桌。而大多时，老板娘还会额外多送上一盘不要钱的虎皮海椒或一碟泡萝卜给我们下酒。这让我们更高兴了。

大瓷盆吃油炸花生米则是一次美好而难忘的老师聚餐。那年7月初，青衣江涨大水开不了船。接连一个星期没有到江对岸的小镇去买菜，学校伙食团仅剩下的包包菜也吃完了。那天上午，学校伙食团的武师傅回了一趟家。再次返回学校时，武师傅一只手里提了只“嘎嘎嘎”叫的鸭子，另一只手则提了几斤花生米。那天中午，即将陷入断菜之虞的老师伙食大改观。满满一大盆磨芋烧鸭子。油炸花生米分装在两个瓷盆里。二十多个男女老师围坐在两张大方桌旁。那份热闹，那份高兴。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

家园版征稿

记录生活点滴，共建美好家园。华西社区报新开副刊家园版，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聊家长里短，读人文历史，讲街巷故事（拒绝抄袭和杜撰）。欢迎赐稿！文字投稿邮箱 390511725@qq.com，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父亲

□魏太红

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勉强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很小的时候，父亲跟随祖父屠宰猪、牛、羊，16岁结婚，很能干，用今天的话叫“能人”。

父亲是县食品公司的屠宰工。小时候，我经常到父亲上班的地方玩。父亲负责冲洗和清理猪肠子。他的动作麻利，肠子冒着热气，父亲捏住肠头翻开，舀一瓢热水灌进去，使劲挤压下面，然后倒掉，如此反复，一截一截冲洗，直到肠子完全干净。

父亲工作的时候，需要系上一件从胸到腰的黑色橡胶围腰，穿高筒水鞋，操作台上不是刀就是钩，地面全是污水。说实话，我不喜欢父亲的工作，脏、臭、潮湿，还要起早。每次看到父亲挂在墙上的那件橡胶围腰，硬棒棒，污点，泛着青光，我就陡生寒意，心里打颤。

父亲担任小组长。每

天凌晨4点钟，人们熟睡之际，父亲被闹钟叫醒，穿上水鞋，走通全城去上班，因为单位离家远，不会骑车，步行需要30多分钟。冬天迎着凛冽的寒风，步子坚定，从不迟到，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父亲总是在上午10点以后下班回家，判断父亲回家是听脚步声，水鞋间歇大，很远就能听到“啼咚”“啼咚”的声音。那个时段，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父亲有时吹着嘘哨回来，那是一首老歌《战士爱读老三篇》。印象中，父亲从来都没有把这首歌完整地哼完，总是开头两句“心中的太阳，红艳艳，战士爱读老三篇，爱读老三篇”，反复哼唱，停顿一下，隔一会儿又哼起，这个时候，是父亲一天中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刻。

父亲有时会用竹笛来吹奏这首歌，还是那两句。每当这个时候，全家都被父亲的心情感染，我

们五姊妹更是开心。笛声婉转，悠扬，穿过老木屋，透过木窗上白大纸破绽的孔洞，飘出很远，很远，也把全家的欢乐传递很远，很远。

那个时期，我们五姊妹都在学校读书，土地刚下户。母亲的全部精力放在了生产上，父亲的工资维持全家的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

姐姐初中毕业随后就没有再去读书。父亲做起了卤鸭生意，姐姐帮着父亲打理。父亲每天下班后，一个人步行到乡下采购活鸭，不会骑车，七八只鸭，十几只鸭，硬是用竹竿挑着回来。

父亲用他娴熟的屠宰技术，把鸭子一只一只放血、脱毛，冲洗，放进卤锅淹卤，上色摆盘装车，最后由姐姐推着滑轮车上街销售。卤鸭生意时好时坏，父亲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尽管如此，父亲从来没有在我们面

前说过一个“苦”字。

父亲做得一手好菜，以前曾是单位的厨师，深得街坊邻居和职工佩服赞许。退休后，为了给么兄弟娶媳，父亲把看家本领手艺拿出来，做粉蒸肉卖。

父亲做的粉蒸肉，松软酥嫩，色泽诱人，味道特别的好。他推着滑轮车，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叫卖，每次到我们小区，总要留下一碗端给孙女吃。直到现在，女儿津津乐道：爷爷端着热腾腾的粉蒸肉，走上5楼“咚咚”敲门，房门打开，香气扑鼻而来，那味道，冲击着舌尖味蕾，传遍全身。

父亲离开我们7年了。近日，在网络上，我找到了父亲生前最喜欢的那首歌曲《战士爱读老三篇》。晚上，当我一个人轻声播放这首老歌，静静地听的时候，突然想哭，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